

# 难忘杨林塘

□子愚

金仓湖畔的杨林塘南岸，以前是一片富饶的田野，盛产新毛香籽芋、牛踏扁毛豆、薄荷油、太仓白蒜。现在，高楼林立，绿荫纵横。其中最西北的那片地便是我当年下放的生产队。原来那里有条小道，南可去毛家市，北可过万缘桥。1969年冬季，杨林塘拓宽，万缘桥改名重建。现又随着河道的整治、桥的东移，成了铺着沥青的双向公路大桥。

说起开杨林塘，不少人还记得当年土方堆得比房子还高。当年，杨林塘北岸地处阳面，沿河农家多。而我们地处阴面，农家少，大片农田便成了土方最好的去处。因此，杨林塘开挖后，南岸便形成了高高的土坡——泥岗，从东到西约有几十亩，一下大雨，土地就板结，还会因雨水冲刷形成深浅不一的小沟。生产队曾试种过黄萝卜，但收成不好。还试种过“小金黄”玉米，结果长出的秸秆又矮又瘦。最终还是学习别地的经验，去上海装混有煤灰的垃圾来改良土壤。

果然，队里从上海装来的垃圾很管用。凡是撒过垃圾的泥沙地都能透气吸水了，试种的蕃薯藤叶茂盛，亩产几百斤。藤叶还可作为上等饲料喂养队里的猪和牛。

我以前也多次摇船外出装粪、装氨水，但还从没去上海装过垃圾。

1973年8月中旬，双季晚稻插秧结束，队长便安排我也去一次。开船的那天，家中的有线广播一响，我就匆忙起床，备足了大米、酱瓜，带了从队里预支的2元钱，与阿湘和、建明、阿兴奎在仓库场会合。

船从杨林塘一直向东，经姚五湾扳船转入十八湾，向南几里就到了徐王

庙。阿湘和是船老大，背略驼，个头偏矮，戏称是从小被扁担压成这样的。船靠岸后，他们三人去了小卖部。

一支烟的功夫，阿湘和捧着一个油滋滋的小纸包回来了，装的是熟食猪头肉，建明提着热水壶，装了几斤老白汤（米酒）。那个年代，农村很少有卖熟食的，我十分惊奇。阿湘和高兴地说：“今朝买了5角新鲜猪头肉，等一歇可以吃老酒了。”我在收跳板时，阿湘和吩咐我与建明背纤。建明比我大几岁，话少脾气好，初中没读就下了地。

我与建明沿着纤道合力向前，阿兴奎与阿湘和轮流摇橹。我第一次与建明合作，一路上找他攀谈：“我们这样躬着背，压着纤担，每走一步如能借一半的体重，那么到上海就是天文数字了。再有就是纤绳的拉力方向与河岸的夹角如保持在30度左右，向前拉力就大，向岸的拉力就小。还有纤绳不能太长，因为力距变长了，反而会浪费力气。”建明听了觉得有道理，说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，并感叹自己书读得少，吃亏。

此刻，太阳已爬得很高，河面上闪烁的波光异常耀眼，纤道上光溜溜的，看不到一棵树，尽管有草帽，脸上还是火辣辣的。背后不停传来波浪拍打船底的节奏声，“啪嗒、啪嗒”，像是在给我们加油鼓劲。我偶常会遇到便桥，这时就得快步上桥，在船还没到桥前“打纤”。所谓“打纤”，就是一个人在桥的左侧将纤担从桥底弧形地甩过去，另一个人在桥的右侧眼疾手快地接住纤担。

晌午时分，我们过了浏河塘，向南进入横沥河，已是饥肠辘辘。船停靠在

农家的水桥边，建明拿了木桶上岸打水，我在船头生火做饭，阿湘和与阿兴奎在一旁已喝起酒来。饭煮熟后，我先吃起了井水淘饭。阿湘和见状，便用筷指着纸包里的猪头肉，对我说：“阿香，阿要尝尝？”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酱瓜也蛮好吃。”他笑了笑就夹了两筷在我碗里。我是一个人过日子，学校毕业后就吃过一次肉。今天，看着碗里有猪头肉，能不馋吗？

傍晚，我们过了嘉定，在郊外岸边的大树旁歇了船。吃了夜饭，就早早地准备入睡了。这时，明月高悬，透过树叶，月光像珠子一样撒满船上。夜空深处的银河透明、璀璨，河面上徐徐的凉风夹着蛙声与蚩蚩声，凸显着大自然特有的宁静与适意。我与建明睡在船尾安全舱，虽然挤了点，但铺着的稻草所弥漫的芳香，让劳累了一天的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

次日清晨，船仍沿着横沥河一直向南，因没了纤道，大家轮换着摇船、吃饭、休息。转了几个弯，傍晚时，便进入曹杨新村北侧的小河浜。

突然，岸滩上两个青年追了上来，他们甩动着手里的尼龙袜，大声喊着“阿乡，袜子要伐？”我不明白怎么回事，阿湘和诡异地笑着说：“洋袜是小册棺材掳了竹头，从人家阳台上偷来的。”他们跳上了船，拿出几双又新又漂亮的尼龙袜说：“5角一双，还是弹力的。”当年，这样的尼龙袜起码几元一双。建明看后便动了心，后来他们各买了一双。

半夜时分，阿湘和看船，我们上岸。趁着月光，我推着两侧有栏板的板车，跟着阿兴奎过了菜地，穿过一

座水泥拱桥，便进入了曹杨新村。这时，眼前尽是一排排的两层、三层楼房。一条条巷子中间还铺着几米宽的水泥路，巷子亮着路灯，路旁是整齐的水杉和梧桐，还有商店、浴室，像大城市一样。

我们四处找垃圾箱，结果连找了几处都没有垃圾，最后在一条巷子中间找到了一只，我弯下腰往垃圾箱里探看，全是煤灰和烂菜叶。于是，连忙用铁锨往车上铲，才铲了几下，巷子路灯下就有人在喊：“偷垃圾的郎咯答（在这里）。”我们连忙推着板车跑。结果，还没转出巷子就被堵住了。其中一个穿背带裤的男子问阿兴奎：“作啥逃？阿逃过如如来佛手心？依阿晓得，每次来，弄得地上到处是垃圾？”最后，他们拿走了板车的轮子，说：“要赎轮子可以，得交给新村20元。”

那天，我们懊丧地抬着板车回到了船上，天也快亮了，阿湘和要我回去领钱来赎轮子。于是，我边问路，边找到了闸北长途站，花了8角3分乘车到了太仓，再步行回生产队。

我到会计阿菊家时，太阳快落山了。讲完了来龙去脉后，他竟笑着对我说：“上海的事，队里处理，你马上到沙溪你娘处，你户口要迁到沙溪安排工作了。”我一时半信半疑，他推着我，说：“还不快点，你娘急煞着。”走了一天的路，又一夜没睡，途中连口水也没喝。听到阿菊的一席话，我是说不出的高兴，立即骑了自行车，飞一样地一路向北。

从此，我便离开了曾经生活、流汗的热土，离开了时常让我魂牵梦绕的杨林塘。

## 绿茵往事

□朱乃燕

这两天，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，又一次点燃人们的足球热情。凑巧的是，就在不久前，一则“拜仁来了！”的消息也在太仓刷屏：欧洲豪门球队拜仁慕尼黑为培养世界级的足球精英，与太仓共同打造拜仁慕尼黑太仓足球学校，这是太仓发展的一大喜讯！

世界第一运动——足球，架起了中德文化和友谊传播的桥梁。

看着世界杯赛场上运动员们矫健的身影，我不由忆起了与足球结缘的往事。记得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夏夜，我和几个邻居小伙伴相约一同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看露天电影。当晚放映的是《地球在我们脚下》，这是个纪录片，介绍了巴西足球巨星贝利的传奇生涯。当时还是小小少年的我，看了贝利的足球传奇人生，十分震撼，暗暗发誓：我也要像贝利那样玩转足球，踢出精彩人生。

此后，本就喜欢踢足球的我更是十分投入，每天放学后就到离家不远的市工业大学球场上蹭球，跟比自己大得多的青少年们踢球。渐渐地，我在街道上踢得有点名气了，一般成年人我也可轻易“过”掉。一次正颠着球，当颠到100下，听到一声“好球”，球就被一个穿一身运动服的人接到了他的脚下，随后一个前挑，球就到了他的头上，顶了十几下后，控到脚下。

这是一个壮硕的中年人，面带微笑，自我介绍说，他是本市业余体校的教练，姓叶。他正在组建市少年足球队，听说这个街道上有一位少年球技了得，刚才看了，希望我加盟业余体校足球队。叶指导曾先后三次到我家做家长的工作，终于说服我母亲，从此我与足球结下了半个世纪的情缘。

此后，我每天在学校上完课，下午就匆匆地赶到业余体校训练至傍晚。每到寒暑假全天候在体校封闭训练，白天训练，晚上复习文化课。当时有着“中国贝利”之称的著名足球运动员荣志行来市体校访问交流，给我们上了三天课，大家受益匪浅。上体校期间正值上世纪70年代，物质匮乏，条件艰苦，球场也是半草半土，队员们经常摔得身上腿上伤痕累累，但大家不惧困苦，刻苦训练，目标是入选省青年队。

其中，有几件事印象很深。一次五公里跑加10次运动速射训练结束后，大家又累又饿，到了食堂还未等上菜，每人已吃了几个馒头。食堂阿姨刚把一盘梅干菜烧肉端上桌，一个队友上去一筷子就夹了八片，同桌的伙伴们那叫一个气啊！从此，这个队友的别称就成了“八片”。还有一次，暑假集训结束了，学校给每位队员发了两斤白糖，我赶紧往家赶，一进家门就献宝似地把白糖递给奶奶，奶奶开心得像个孩子。那年代物资短缺，白糖是紧俏食品，普通市民每人每月只能凭票购买二两。能有如此收获，真是开心自豪极了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六年。1976年入选省青年队后不久，我因伤病退役，脱下了10号球衣，惜别了中锋的位置。

在大学里，繁忙的学业之余，我带领着校足球队南征北战，最开心的一次是我队以1比0战胜了有着“钢铁巨人”称号的西南交大。我在球场上左冲右突，连过三人，最后一脚劲射，踢进了全场唯一的一粒球。

大学毕业工作后，无论在哪个城市工作，我始终没有停下踢球脚步，只要有时间和时间，总要和朋友们踢踢球、热热身。本世纪初，随着改革开放步子加快，内外资企业在太仓加速聚集。欧美企业与中资企业的不少员工喜欢踢球，太仓踢球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当时，高新区足球公园初建，各企业的自发赛事不时在足球公园及校企球场举办，太仓市足球协会也应时而生。由于足球圈内一些朋友知晓我的足球经历和对足球事业的热爱，我被选为足协副主席。担此使命，我为协会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：和协会同仁邀请中国足球名宿范志毅来大讲堂辅导；数次组织“舍弗勒杯”等太仓市级足球联赛；组织昆太、沪昆太友谊赛等。

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，有一次在采访中了解到，高新区一家德资企业负责人W总经常带领全家一起踢球，于是前往采访。W总与夫人、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全家五口全部住在厂里。采访当天是周末，身高两米出头的荷兰人W总和夫人正在踢球，我加入其中，与他们分成两组，在工厂后边的小足球场踢了场“中欧”友谊赛。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得知，W总住在工厂里，除了方便生产管理，更主要的是便于踢球。W总不仅动员全家踢球，也组织员工比赛，有时还邀请其它企业球队一起交流切磋。采访后，我撰写了一篇近3000字的有关德企人士在太生活的新闻通讯，获得了全国、江苏省报纸副刊新闻奖。

近期在微信上，我与原队友老林聊起拜仁来太仓的事。他说：“你还是对足球一往情深啊！”我说：“是的，我很喜欢太仓的足球氛围，拜仁的到来，让太仓足球事业前程似锦！”

半个世纪来与足球相伴，我有很多感触：足球不只是一项竞技运动，更是一项体现人的情怀、格局、素养、情商和综合能力的社会性体育运动；顽强拼搏、永不言弃、超越自我、公平公正的足球精神也丰富了我的生活，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和快乐！

现在，尽管因年龄伤病等原因，我已很少奔跑在绿茵场上，但球场的哨声时常还在耳边回响，足球成了我生命中难以割舍的挚爱。

## 浙东采风偶得

□韩晓玲

生活中，需要两位不可或缺的挚友：阅读和行走。

有阅读相伴，平凡的日子也丰满多姿起来，即便经历一些暂时的磨难，也能很快在文字中找到让自己强大起来并克服它的力量。而行走，更多的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求，对未知的好奇，对自然的崇拜。它们指引着我一次次出发——徒步、登山、溯溪……特别是在碧空如洗、云淡风轻的日子徒步登山，内心会获得一种宁静祥和的满足。登顶后极目远眺，通透洁净的天空下，山形各异，正是纵情驰骋想象的好时机，仿佛穿越了时空，能与徐霞客、谢灵运们通感，遥想他们当年那一段段行程，虽说有纵情山水的潇洒，但也有历尽艰辛的狼狈，那一篇篇凝练生动的文字，都随着时光的打磨而愈发珍贵。古今徒步登山的体验也大致相似，没有太多时空的隔阂，在大汗淋漓和肢体疲累中，心胸会一下子打开，烦恼全散了，只剩下清清爽爽的明丽。

找个理由，找个目标，不断出发。山里的太阳有时是一个热情过度的小伙子，会在头顶火辣辣地施展着自己的活力，有时像待字闺中的少女，会在雨雾的保护下躲藏起来，留给登山者们一个神秘莫测的迷人世界。而无论遇上怎样的天气，所需要的，只是不带任何压力，把自己放空在大自然里，随心，随性，随行。

有人说，你看一眼就喜欢上的地方，前世一定来过。东湖于我，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存在。

一踏进临海东湖公园，一眼就看到了它的中轴线。不同于北京故宫建筑形成的“龙的脊梁”，东湖的中轴线穿过楼阁，越过亭子，透过湖面，跃上台阶，登上长城，直达后山。小巧精致，却不失恢弘磅礴的力量。途中下起大雨，豆大的雨点在湖面上弹奏起动人的乐章。举伞倚墙，停步旁听，这雨水无关世事的繁华与苍凉，可以涤净内心浮华。此刻愿化作东湖里的一方亭，一弯桥，一株柳，甚至是一滴水。

也可以选择阳光满泻的日子，在古镇的窄街小巷里拐来拐去。鹅卵石小道上的脚步声穿越了几个世纪，在街巷里回响。我可以走得很慢，慢到有足够的时间去等一等手里的快门；慢到可以依着陈迹找寻斯人的气息。斯人已去，精神却代代相传，跨越时空的界限，触动来者的思绪。兴许，还会在旅行中偶遇某个小物件，我会小心呵护这种奇妙的机缘，让它陪伴我一同回家，悄无声息地将某一个旅行的瞬间凝固成一段光阴的符号。当时光流走，记忆濒临消失，只有那些宝贝们——一个挂件，一个手办，甚至是一块溪石，仍旧静静地诉说着当年的回忆。

远方，是心灵意义上的乌托邦。有一颗徘徊在远方的心，在呼唤你来。



斑斓秋叶 □初爱民 摄

## 雨途琐记

□董沁妍

不知哪日起，天就黑得早，走出单位大楼时，路面被雨水浸染，反射着光，透亮极了。

零星铺着的落叶，枯黄又片片分明，不知是被打湿了落到地上，还是落到地上后被打湿，裹上了尘垢。一脚上去，不复清爽的酥脆，只同鞋底一道发出了不怎么好听的黏腻声响。

电话响起，叫的车到了，刚钻进去，雨又大起来，连点成线，细密地敲打着车身。车载音响正好在放《雨夜幻想曲》，狭小静谧的车厢内混杂上了钢琴、吉他的伴奏，潮湿又朦胧，思绪不自觉地放空。

隔着车窗望出去，在不规则的雨水滤镜下，世间的一切都带了些空灵。似有灵感来临，可文字在脑中四散，根本抓不住，更遑论组成完整的句子甚至段落，只好作罢。

成排的树木，即便在昏黄的路灯映照下，还是能窥见郁郁葱葱的生机，只有梧桐等少数几种树在兢兢业业地告诉人们，即便天气仍算暖和，进入冬季也有段时日了。

因而，第一次读到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这句时，我是很不理解的，明明除了松柏还有很多树都是四季常青的。后来才知，看文章得结合时代和作者的背景，有些现在常见的树，可能那时还没有，有些我们这边常见的树，可能生长在他处的作者没见过。

猛地一个刹车，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扯了回来，抬头一看，原是我乘的车差点同前面那辆车撞上，真是万幸，后知后觉拍了拍胸口，朝司机说了句废话：下雨天真危险啊。

风夹着雨，路旁的银杏树颤巍巍地抖落一阵后，重新启程的车轮底下的声响都变了。遍地的扇叶，让我不由忧虑起第二日清理的难度——这是读高中时留下的习惯。

当时，班里的卫生包干区是一段银杏大道，每年这个时节，银杏叶怎么扫都扫不完。往往是辛苦良久才回教室坐下，就有老师来问：今天没搞卫生吗？怎么地上叶子这么多？久而久之，心里也厌了这麻烦

的银杏树。直到毕业几年，才消减了这份不喜。

耳边忽地叠起清扫落叶时的响动，扫帚扫过，带起一阵树叶、尘土，等厚厚实实地聚拢一堆，和一起值班的同学对视一眼，同时跳上去，“哗哗”声和“沙沙”声交织，整个人被秋冬气息围绕，沉静又厚重，令人心安。

最后一个拐弯，车已驶到小区门口，推开车门下了车，只顾着打伞，一脚踏进了水塘里，很快鞋袜都感到了湿意，先是懊悔没看清路，随即就是小心再小心，不愿让另一只脚有同样的下场，可再仔细也敌不过雨天的处处陷阱，被一片湿了的叶滑得差点摔了。

心里生了报复之意，想要回敬它，可到底不敢，怕不巧真摔着了，得不偿失。一时想起前两天看到的新闻：天津路人选苏州落叶景观道路，期间该道路实行“落叶不扫”。嗯，那便等天晴了，好好到那边去踩着玩儿吧，树叶同树叶总归都是亲戚，踩哪片又有什么关系！